

兴化文史资料

(内部参考)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兴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编

一九六三年九月

兴化文史资料

(内部参考)

一至四辑

合 订 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兴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44164/28

重 印 说 明

1962年—1964年，本会编印的《文史资料》1—4辑，原为油印本。经十年动乱，散失殆尽。现应各方面要求，校正后予以重印。

政协兴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兴化农业生产上历次

自然灾害的忆述……………卢荫樵 (1—6)

解放前兴化遭受三次严重水灾的实录

……………朱良甫口述
解子笈整理 (7—15)

一九三一年苏北运堤崩决的回忆……………赵崇轩 (16—19)

解放前兴化农业生产上倡导技术革新的始末

……………卢荫樵 (20—24)

解放前兴化新兴工业的述略……………赵崇轩 (25—28)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

兴化农业生产上历次自然灾害的忆述

卢 荫 根

兴化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中心，河流纵横交叉，并有湖荡错杂其间，系一典型水网地区。灌溉便利，肥源丰富，地力也是优厚的。从而农副业生产潜力也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地势低于四周邻县（历来有釜底之称），西一面经常受到夏秋间淮水汛期威胁，每隔几年辄有一次较重于邻县的淮水下注为害。东一面又有时受到卤水倒灌之患。西一面防淮害的运堤和东一面防卤害的范堤，都不能起绝对保险作用。加之，境内河道淤浅，蓄水作用太差，久晴易旱，引灌不易；久雨易涝，宣泄困难。因旱涝而附带发生农作物上的病虫害，也成为一种规律性。若干年来，由于这些造成自然灾害的因素，直到解放后为止，始终存在。以致影响了过去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灾害频繁，地虽不瘠，而民贫矣！

• 1 •

兹就辛亥革命当年至抗日战争发生前（1911—1936年）这一比较承平的二十六年期间内，兴化农业生产上所遭受的历次自然灾害忆述如次：

（一）水灾方面：水灾以淮害为主。淮水为害，一般都是先由久雨成涝，再继之以淮水下注，两水结合后，形成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汪洋一片，使大面积的庄稼失收或减产。单久雨成涝的年份，灾情一般较轻，但至少是一面增加抗涝上劳力和物力的紧张负担，一面又能使部分地区的低田、“荡田”和是口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歉收。另外，由于县境东部逐渐高于西部，且东部很大地区又有历代建造的大圩能暂时挡着淮水的泛滥，故水灾年份，东乡灾情也逐渐小于西乡。

上述二十六年期间内，因淮水东注而造成农业上灾害的，计有1916、1921及1931年三个年份。其中以1916年灾情较轻，迟收的晚禾（实系中稻，下同）受到轻重不等的损失。1921年灾情很重，淮水泛滥后，除大面积晚禾因提早涉水抢割抢收，受到很大损失外，且因水势汹涌冲击而倒塌的村舍很多，城区低洼部分也是水深数尺。居民多蜷伏在水深数尺的住宅内，进出很感困难。这年秋，治淮督办张季直，会办韩紫石先生曾亲临兴化勘察灾情。1931年淮水为害的灾情最重，不但超过前两个年份，据我们前一辈的回忆，过去历史上也所少

见。当淮水未来以前，久雨成涝的水位已超过圩外一般田面二三尺，以后运堤上“车逻”、“南关”、“新坝”三坝同时启放后，水势在原有内涝高水位的基础上东注，奔腾澎湃，一两天之间，就形成县境如汪洋大海一般，其时，农民对早禾虽能勉强带青抢割抢收，晚禾正在扬花结莠之期，眼睁睁地看着它“淹青棵子”，更骇人的是不久以后，无情的西北风暴于深夜大作，东运堤被排山倒海之势的洪水冲决二十余处，总长达数百丈，一夜之间，县境水位又陡涨三尺上下，很大部分村舍荡然无存，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估计。城区除县署四周极小面积内无水外，东、西、南、北大街都以小船作交通工具。当时寓居上海的慈善家朱庆澜先生曾乘坐飞机到兴化来临空勘察灾情。以后又有所谓英美“救世军”也到兴化来查灾放赈。

其次，在同上二十六年期间内，因内涝成灾的计有1911、1915、1930年三个年份。其中以1911年涝害来得突然而较严重，秋收前本来是“雨暘时若”，五谷丰登在望，不意于早禾收割未完，晚禾正入黄熟期之时，陡雨盈尺晒场及晚禾尽没水中，当时农民既要涉水抢割到手的庄稼，又要在家前屋后小面积的隙地上加紧脱粒曝晒，因劳力不及按时分配操作，延误了脱粒曝晒措施，以致谷粒受热发芽，造成很大程度的歉收，至于1915与1930年两个年份，涝害是逐渐来的，农民比较能从容防

御，但加筑圩岸，打桩保险，以及连续不断地排涝，前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着实可观。加之低田、“荡田”和“走口田”的庄稼又受到很大的损失，故灾情仅次于1911年的涝害。

淮害和严重的内涝，不仅损害当年的庄稼，更惨痛的是妨害了大面积的秋播，使来年夏收绝望，从而延续并增加了广大人民的饥馑之苦。

(二) 旱灾方面：旱灾在县境不同地区上的轻重与水灾却相反，一般是东乡逐渐重于西乡，其原因东乡田亩高于西乡，并有高圩堤。在同上二十六年期间内，因久旱不雨而造成歉收较重的旱灾计有1917、1928、1929年三个年份。其中以1917年旱情较轻，因霖雨来得还不过迟，在农民大力抢耕、抢播、抢栽插的情况下，结果仍然能有不够丰稔的收成。但当旱情严重之时，“车路河”底往来行人，县里承审员到“苏皮圩”检查一家命案时，即系坐的四人大桥行经河底前往的。1928年旱情较重，直径十八里的“得胜湖”仅存约五尺宽的沟漕，同时又连带发生较严重的蝗害，两种成灾的因素结合，遂致歉收灾情仅次于1929年。这年夏，因旱灾而又郁结发生“虎列拉”的流行病，染此病者，多朝发而夕死，因而更增加了广大人民的愁苦情绪。旱情最严重的是1929年，因在1928年干旱，秋冬仍然少

雨，底水已小的基础上，再加当年春夏间久晴无雨，以致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旱灾。当时“得胜湖”“乌巾荡”等湖荡干得点水全无，很象理想上的飞机场。几条干河河底往来行人如织，居民饮料多远至数里外汲取深塘水供应。当时大面积的农田因无水栽插的固然成为白田抛荒，抢水栽插的田禾也因以后缺水过久，结果多是枯槁而死。但是，个别地区的少数农民在抢水插秧后，利用本田“呆沟头”的蓄水，陆续不断地保持田面湿润的，结果竟然能得到一定的收成，这说明事在人为，人力有时可以胜天的。

（三）卤灾方面：卤灾在二十六年的期间内，只有1914年发生过一次。这一年春夏间少雨，范堤以西县境内水位低落，而堤东卤水却在这时高涨，沿堤各闸防卤的启闭责任制松弛，致使卤水冲过各闸，倒灌入境，为害了“得胜湖”以东农田灌溉用水。其时水稻一般正在栽插活棵后，农民不认识卤水的危害性，照常引灌田禾，致使“得胜湖”以东绝大部分禾苗枯槁而死，无一幸存。灾情严重不下于1929年的旱灾。但是，除未受卤水影响的西乡农田当然能获得一般收成外，即在“得胜湖”以东“车路河”两岸地区内，凡是未曾引用卤水灌溉，同时又能努力保持禾苗湿润的小部分农田，同样能获得当年收成。这也是人力胜天的又一事迹。

(四) 蝗灾方面：如前所述，旱涝同时又能连带发生农作物上的病虫害，其中最突出的是蝗害。经常露出水面的草荒田，是蝗害发生的根源。全县境草荒田面积广阔，因此蝗害与旱灾一般是连带发生的，不过为害有轻有重。根据记忆所及，在同上二十六年期间内，较重的蝗害除1928年与旱灾同时并发，加重当年灾情，归纳在旱灾之内不计外，其余年份以1933年蝗害较重，起飞后有遮天蔽日之势。这一年旱情虽不过严重，但不少地区个别庄舍的庄稼因受到严重的蝗害而歉收。当时地方当局既不注意防患于未然，却于蝗虫起飞前后，以一纸空文下达，飭令各地区负责人员注意防御，农民则多是于蝗虫起飞过境时，采用焚香祷祝和鸣锣驱散两种传统方式来对付，但求无损于个人的庄稼就行了。

综合以上二十六年时期内，影响农业收成的自然灾害而言，除轻微灾害不计外，其能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生活的灾害共计有十次之多。平均每隔二年多就有一次较重灾害发生。重灾发生年份，除少数富有者外，广大人民艰苦之至。受灾较重地区的农村中，几乎十室九空，或仅留年老体弱的在家看屋，其余绝大多数都于秋后外流苏南等地去糊口，第二年开春后再陆续归来，进行春季的艰苦备耕措施。

解放前兴化遭受三次严重水灾的实录

朱良甫 口述

解子篪 整理

兴化是一个位居在里下河的一个地形最低凹的，倚靠农业生产的县份。河底浅，圩岸低，雨下多了怕田淹，久不下雨怕河乾，一年到头依靠风调雨顺过日子，最担心的是怕听到坝水的消息，这是兴化人民心里唯一的焦虑，但坝水又象有规律性一个样儿，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遭受一次小灾，五年之内尚可恢复元气；遭受一次大灾，虽十年之久，也难有望。志书上记载甚详。至于其他灾害，终不若水灾之频繁而惨重。

关于水灾，不但兴化的人民的想法是这样。凡是里下河的人民，都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当时人们也晓得要把淮河治好，才可免除坝水的危害，从清朝以来，已有数百年之久，不知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也写了不知多少治水的文章，用去了多少的物资，可是结果，淮害依然未除，始终不曾能够实现人民的愿望。

过去的事，大都如此，说是说，做是做，归根结蒂，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即使有时行动起来，结果，反而把利民的事（如导淮），做成害民的事，（导而不成）弄到临了，只有任其自生自灭，大家碰运气过日子。所以灾害的事件便不断发生。加之受着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人民的生活情况，也就日渐困难，走到穷死苦死，还有不知病在哪儿，抚今追昔，能不令人痛心。

可是人们有一个通病，往往事过境迁，好象病人好了疮疤便忘却了以前疼痛一样，我今日把过去的水患实录下来，就是要大家在苦尽甘来的当儿，多多的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再比事实吧！

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放坝谈起

一九一六年农历八月十一日，恰好是立秋后的第二天，开放了车逻坝，以致本年秋季收成大受影响，那时我的年龄幼小，还未出书房门，只知城外人家搬到城内住，城外街道被水淹没，来往行人由各自门口用木头搭成水搁子，以供行人走路，便于交通，城内人民所受的痛苦是如此，至于农民所受的痛苦更是凄惨极了。我曾经听到过有些农民眼泪汪汪的说，房屋被水冲倒了，粮食被水冲去了，小孩子被水淹死了，等等凄惨悲状，

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当时这一类惨事据人传说几乎触目皆是。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三坝齐放

一九二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天，开放了车逻、南关、新坝等三坝，当时虽在秋后十多天，但水势险恶，实为过去数十年来所未有，其险恶之状况，每一个兴化的老年人，都是身历其境，那时我才出书房门，识人不多，知事不广，只知道我家巷头八字桥口的两边店铺，在阶沿下放着一排木板，供人行走。我的姐姐从东城外搬到我家居住，他家前后门都为大水堵塞，城内外的水势情况相距已如斯之大，乡间惨况，更可想见。督运局正副督办张睿、韩国钧为保昭关坝的问题，来兴履勘。在他们的咨省文中，有一段文字，确能说出兴化水灾的实况：“兴化全境，尽入于水，村芦露半，或不及半，是日风大，但见村树枝杪，掀摇浪际，不见一人一舟，测量河深，多数深一丈四五尺，平地深四五尺，再量城外岸边水至深者为八九尺，至浅者为二三尺，居民架板蟻伏，缚木为梯，出入檐际，城内惟县署四面约方一里，在平水面上尺余。”以上是说的水的外貌。至于在水患的冲击下，淹死了多少粮食和杂物，淹死了多少人和畜，这是无法统计的。只听

人说，水退了以后、有好多村庄不见炊烟，大都举家南迁，流落外方，若不是张韩两老力争不放昭关坝，兴化人民便难免不遭洪水灭顶之惨。

为了拯救灾民，当时省公署拨款六千五百元，华洋义赈会捐款贰万元，水灾义赈会拨款三万五千元，地方募款一万六千元，由义赈会陈伯容来兴化主持查放，冬春两赈。冬赈计放四千七百八十一户，春赈计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户，另外又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在白驹南北洼开浚两条河道，大量泄水，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两条河定名为伯容河。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全境陆沉

一九三一年全境陆沉，是兴化自古以来未有之奇灾，在保坝到决口那一段时间，参加保坝的人员和民工都是尽心竭力的，兴化县并设立一个保坝办事处，在高邮秦游旅舍的楼上，该舍老板是堤东人，对于兴化人颇多帮助，关于保坝一事，尤表同情。本县经常驻坝的为魏云孙、顾子方、黄悦亭、朱润之、吕毅伯、赵沐生等人，各负各的责任，另外工农群众还自动地组织了一支护堤队，日夜在坝上或河底保护堤身，深恐邮人挖堤偷放，邮人赴省请愿要求启放、兴泰东各县人士随亦上电制止，省府不敢作主，又向中央请示，在此争执期间，只是

头闸口一处，便放闭了好多次，因为该闸不闭，坝不能放，放则水先灌满了高邮城，在那水势极凶猛的时候，邮人以再不放坝便有决口危险为借口，向中央要挟，其时江苏建设厅长沈百先，亦向中央建议，放坝一半。最后中央乃批准沈百先的建议，严电照行，不得有误。兴化人民在此双重压迫之下，也悉坝身失修，酿成巨祸，终于在八月二、四、五日三天之内，启放了车、新、南三坝。

我记得在古历七月十五日上午，站在门口看到孔家巷头的水志，忽见水面上的溜纹，不住南移，我说不好，恐怕昭关坝已放，一位路人说：“决口了”，我当时吓得直奔县商会，向王稼楼请教决口的危害，究竟到何种程度。那知王一见我，便顿足大哭，口称“不得了，不得了”。得不出什么，我又往县政府看看县长华振的动态，他一见我就说，朱先生，我的命要丢在兴化了。我当时说：莫要怕，我们是同生死的。他又说，朱先生，真能对我这样，便是我再生父母。后来地方上人士，为了怕他逃走，坚嘱警备队长和法警警长从中秘密监视着他，其实他不但未逃走，还敲了不少的竹杠。

关于堤身怎样决的，谁造成决口灾害的，我县人民在大水期间，生活怎样渡过，所受损失究竟多大，现详述如下：

在农历八月二、四、五日开放了车、南、新三坝以后，到

十三日水势陡涨，高邮御码头水志达二丈以外，堤身岌岌可危，一时盛传将放昭关坝，我县人民在此生死关头，再不能受到昭关坝的浩劫，于是拼命力保昭关，八月二十日水落尺余，人民正互相庆幸，忽于二十六日夜間，西北风陡起，大雨倾盆，遂之决口六十多处，给兴化人民带来亘古未有的奇灾。决口详情，载在兴化续志，不再复述。

决口以后，下河各县，均遭受灾难，而兴化地形最低，受灾更加严重，在大水漫天的当儿，曾推地方负责人，赴各乡拍摄照片二十余张，片上各有说明，（现存水利局）从各张照片上的情景看来，那时的兴化，城内水深数尺，撑船入市，城外深处，水与檐齐，大半房屋倒塌，随水漂流，即坚如城垣，亦被大水冲破，流尸遍野，触目皆是。东乡各圩，同时冲破，居民猝不及防，淹没者不计其数，间有攀树避水者，风起树倒，抱枝而僵。西北乡受灾，又加严重，类皆架树为巢，饥则采蘋藻而食。灾民死后，因无地安葬，则架棺于树上。如樊家舍人民，避水一空，缸顾乡人民，蜚居舟中，西刘乡六十户，仅存十五，其余已与波臣为伍，陆家甸房屋，百分之四十三被水冲去。官庄百余家，在此浩劫中，所幸存者仅五人。

综上所述，是决口后和灾情的概况，关于向外地声援，挽救灾情，再行另文说明，但有几个问题，必须要叙述一下，使后

人能够了解我县受水灾事实的真相，认识到今昔之不同。

甲、决口之后，据有水利常识者谈，那不可猜测的水量和水势，不但大量人民会有灭顶之灾，就连城垣也不免会沉浸于水中，甚至宝塔顶上也许挂着水草，为什么能避免呢？而且在决口半月后，水势就逐渐跌落，这又是什么原故呢？据白驹镇汤纪云、草堰镇周楚白等的说法，决口未有数日，水便漫过范公堤，一片洪流，奔腾入海，所幸堤东地势较高，居民又事先做好防水工作，才未全部冲入海内，而范公堤堤身年久失修，又多低洼缺口，故不待漫堤，已经大量过水，以致决口以后，洪水只是过境而已，但堤东三十总、五十总一带，受灾特重，于是高居士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救生会，予以重点救济，解决灾民临时困难。

乙、决口之水，虽未灭顶，但停滞在境内，依然水位很高，再加之上游不断流，下游不畅泄，兴化人民在大水中，怎能生存呢？如果说是赈济救活了兴化人民，那不是太天真了，便是欺人之谈。赈济只是临时治病的麻醉剂和强心针而已，怎能将病彻底根除呢？灾民自己千方百计，生产自救，克服困难，救活了自己。在决口以后，洪水横流之际，四乡农民来城乞救的大都是老弱无劳动力的农民，少壮者已束装南行或水中取鱼以维生活。当然赈济在临时救急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办义赈者